

于渌菴著

前車



新文藝生活叢書第三種



洪大賜教授捐贈

新文藝生活叢書

前車

于沫我著



新文藝生活企業公司印行

1972

前 車

于沫我著

一九七二年八月版

新加坡新文藝生活企業公司印行

New Art Life Enterprise Co.

109-D Hong Kah Lane
Singapore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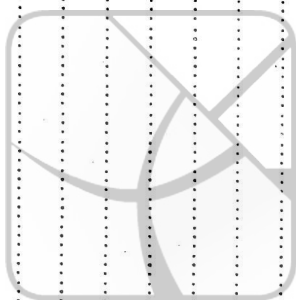
Printed by

CHING MING PRESS CO.

29 CLUB STREET
SINGAPORE (1)

目錄

前車	一
財神來了	一五
影隨形	二八
笑市吟	三六
造型	五一
課外	六五
詩意的人	七四
跋	八七





前車

『誰叫你自己作賤！哎，前世……』

南施媽噙着苦喉，邊說邊跟女兒抹汗濕，客廳里那把高吊的電風扇，擺出挺同情的樣子在搖頭又搖頭。

老奶奶午睡正甜，給吵醒了，恍同隔世的眯着迷惑的眼色，跌跌盪盪的搶出房門外問個底細：

『甚麼事，南施你——』

跟打從電影里慣見的苦情表演差不了多少的：南施這妮子經老奶奶一問，便楞住了，跟着，兩片嘴唇一攏，扁了扁，嘴角更往下一勾，於是——嗚的抽咽起來。

『可不是麼，老奶奶你瞧。』南施媽祇顧跟女兒揩背，『汗濕非同小可！』

『那你們還要開電風扇，快快關了它再說，快快，快快，快快！哎，罪過，罪過！』

老奶奶完全清醒了：她老人家缺少了那串捻慣的佛珠，那支右手就挺沒着落的幌呀幌的，有如不懂指揮的打手勢學人指揮打拍子，恰恰攪到面前的人不知所措似的。

『阿蚌，你跟奶奶找佛珠去。』南施媽看上那支手便招呼女用人了，一邊也問：『老奶奶，人參燉好了，要不要即時飲？』

手還在幌着，人參暫時不當它是活命湯，她老人家咬緊牙齦的指指電風扇催促着：

『快呀，關了它，關了它，罪過！』

『不，不，我要風涼，熱煞我呀！』

叫熱的還在抽咽，這下子有沒有眼淚倒不易被人看見了，爲的是她已撲到媽媽的肩膊去，媽媽手里那條面巾就像無罪釋放的溜落地面上，也恰恰給老奶奶那肉粽似的纏腳拖個翻身，那面巾還是一樣硬朗的躺着，至少它自信沒有像登徒子的非法去揩過香汗，那就落得一身乾淨，讓多情搖頭又搖頭的電風扇吹個爽朗的見證。

南施小姐的所謂汗濕，挺多好似驟見到玻璃片上所冒出的水蒸汽，往往是一下子會自行消失的，所差的這妮子穿的是缺少了布料透氣毛孔的尼龍衫，有搭貼肉的就像紗窗的糊了紙，說濕倒不是濕，說得露骨點却有些像時下人形容做肉感的成份，特別是上半

身襯托出緊縛的黑色乳罩——十四五歲早熟的少女背影儘夠阿飛哥緊追了。

出乎意外的，女用人阿蚌應聲而來拿着的不是老奶奶的佛珠，却是南施小姐挺渴望的冰水。

『哎唷，罪過，罪過，』眼快的老奶奶一邊把身穿的毛絨背搭扣緊鈕子，一邊咬緊牙齦的幌着手，老半天才顫聲的說：『冰水萬萬喝不得，冒熱的身子喝了冰水，等於出爐的火紅鐵淬了冷水——你想要命不！』

『不，不，我要涼快，熱煞我呀！我渴慣勢了，奶奶。』

南施蹭着腳像要跳甚麼阿哥哥舞的，接過手那杯冰水喝得比老奶奶眼頭泌出的眼水還快。

『罪過，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等等，『阿蚌你害死人，你記着——』

這下子老奶奶索性閉着眼睛的倒退在沙發椅里坐下，更管不了電風扇的關與不關，那口沒牙齒的嘴角祇會翕呀翕的，有如正在嚼食的兔子，但她老人家腮幫子的肌肉是緊抽的，顯然是私下生甚麼氣的。是的，像她老一代的說法，在大熱天跑過熱路之後，唯一解除暑渴的辦法是喝熱燙的茶水，出汗嗎，拖把毛巾乾抹最妥當，萬萬不可讓衣服吸

乾了當風吹的，如今的年青人呀，動不動是猛開電風扇，拚命的喝冰水……

『罪過，罪過，哪一個不會多多的生毛病才怪！』

又過了一陣間。

老奶奶下意識的去緊扣毛絨背褸的鈕扣，眼也漸漸的睜開了些，在她的老花眼的視力下，這個舉家都疼愛的女孫兒南施，由於吃得好，吃得飽飽，走動少，出入有汽車代步，供使喚有用人，所以，年紀青青便長得臃腫，不過，老奶奶總認為肥胖是好福氣的樣相，也許這妮子一路來長成這樣子的，說不定她的爸爸就不替她取名「西施」——西施是挺美挺美的古典美人呀，或者，取個效顰的「東施」名也不俗，幹嗎偏叫她做南施呢，呀，對了，這妮子是在南洋出生的，她也是先投生的，由南施而跟着北施，東施，西施，那是家山之福，不料……

不料老奶奶在喃喃自語，她自份家山福薄，既再沒有生個西施來爭光門楣，更沒有養一個半個男孫繼香火，就這樣，南施的「南」字音，在她老人家的潛意識里，就跟男孫的「男」字音同樣悅耳，所以，把她視同掌上珠是很自然的事，雖然，後來有人會跟她解釋過，南施是紅毛字的音譯，是西化的名字，她也不根查了。

『哦，原來說來說是西化，西化，西化——罪過。』

她那雙漸漸睜開了些的眼睛，在西化的影響下，瞧到眼下的南施穿着黑色牛仔褲的，緊貼得像包不住甚麼肉慾的，如果一起去逛動物園，偏偏老奶奶走在後頭，又給高個子遮攔了上半段視線的，保準在她老花眼的視力下，會把這穿牛仔褲的腳當作是鹿呀馬的腳去亂指亂認，還是指認不出到底三分像人抑是七成似走獸的呢！同樣的，要是穿着紅紅綠綠的牛仔褲，那又似大日子見到街燈柱纏的彩飾，如果不會有個酒醉的近視佬當它可依靠的燈柱而摸過去的才怪。

『哎，罪過，罪過。』

老奶奶恰恰打了一個冷震，雙手緊緊的搭在胸前，好像穿着的毛絨背褡還不夠取暖的。

『風扇——你們不要用，還是替我關了它好，罪過。』

南施聽着這督促聲，離開了媽媽，好奇似的瞪了半晌工夫。

『奶奶，你一天到晚的叫醉過，醉過，你到底會醉過？我爸爸才是晚晚醉過，媽媽說他晚晚不醉無歸。醉過有口臭，你討厭醉過嗎？』

不先不後，客廳里已多站着幾個堂客，都是貴太太之流，也正是南施媽媽的麻將「卡」，是的，每逢星期六的下午，這些好搭檔都是按時來齊集的，都是有過人精力的女健將，許多時碰到彼此不肯罷手，就會直落的來一回星期天特別半夜場的，好靜的老奶奶對這種吵鬧的玩意兒，實在敢怒不敢言，爲的是南施媽媽的好搭檔，斷不能輕易開罪的，但在平時就懶得去跟她們打招呼，甚至連眼角也懶得瞅一下的。

『罪過就是罪過。』老奶奶故意眯着眼多說一遍，那支手更是臨空一幌一幌好似抹牌的樣子，那是有意作旁敲側擊的諷刺，『我說罪過就是罪過，誰跟你說醉過？』

『你們瞧——』南施這妮子差些沒破涕爲笑，『老奶奶無酒三分醉，一味講醉過，醉過，瞧呀，她眯着眼睛裝醉。』

『住口，南施你——』

做媽媽的不得不輕輕制止一下。老奶奶恰恰呼足一肺子的氣，摸着南施的頭：

『哎，今天到底闖出了甚麼事？南施，你告訴奶奶。』

『是她自己作賤，哎，前世，她學人家搭巴士車嘍！』

幾乎使到大家瞪眼吃驚之餘，又聽到南施的自白了：

『都是阿默，阿默』——又是鳴的抽咽——『是……今天拜六，拜六學校下課特別早，早早下課，同學們早早約定去旅行野餐，多麼好玩呀，我也脫下校服，借同學的衣服穿着去參加，我便打紅毛話吩咐車夫阿默，說是……旅行野餐，祇要下午來接儼好了，阿默不大聽得懂，我打馬來話，馬來話我講得不好，我便打手作勢，叫阿默下午接我……都是阿默……』

『罪過，罪過……阿默就害了你搭巴士車回來的麼？』
對方點頭又蹭着腳。

『哎唷，罪過，罪過，巴士車不是你乘搭的呀！』

老奶奶的鼻孔吐出多量的烏氣，順勢橫了在人們一眼——大家都是好奇的靜聽着。

『不，不，奶奶，本來坐坐巴士車是蠻有趣的，好像碰到開車或煞車時，我的整個身子就像做夢時下樓踏錯梯級要摔個空似的。哎唷，不好了，我捏了一把汗，幾乎叫救命，到現在還是驚，心頭卜卜跳。』

『那你一定嚇煞了。』

『不會的，奶奶，搭巴士車倒好玩，好像車子開行了，一直是盪呀盪的，站着的，就一直是身子貼身子，屁股挨屁股，盪得多麼有「趣」……』

突然，有個不感興「趣」的太太，噓了一口氣，有意打斷這「趣」話的：

『嗨，真肉酸！』

『奶奶，沒搭過巴士車的不識「趣」，好像我們整車都幾乎是半價票的學生，都是三個等於兩個成年人的乘客，我看過車廂里的牌寫明：成年乘客坐的是四十二人，站的是十四人，計起來是五十六人了，可是，我們全都是半價的學生，就擠滿七八十人。哎，別擔心，人擠滿了，好在在煞車時，身子貼身子，屁股挨屁股，沒有半個會臨空栽倒的。』

『這算不得是「趣」味，祇是罪過，罪過。』

另一個太太却打斷了老奶奶的罪過口脛。

『這麼說，豈不是比之人家常常形容搭巴士車好似沙丁魚裝罐更慘，比之巴利賣雞佬……哈哈，雞籠裝雞有限度，裝多了就虐待畜生，有「沙拉」呢！』

『這就是罪過……』老奶奶不會怪人家打斷說話的，還向對方點點頭：『巴士車

到底不是人坐的呀！』

又一個太太要發表意見了：

『哦，坐，終歸是人坐的。但我坐過一次，今生今世不敢再坐了。那趟嘩，說來真像神推鬼擁的跟一個「佬」坐在一起，哎唷，說來怪難爲情……那天……我穿「三個骨」開高叉旗袍……怪難爲情的大腿碰……碰着……車子震盪時……』

『算啦，算啦，真肉酸，』還是第一個打斷「趣」話的太太說得好，『不過，你嘩，你已經是老太婆了，碰碰有甚麼要緊！人家老三的小姐，有次穿了低胸裝，搭巴士車，就公開給人家……哈，真肉酸，要是我的女兒，我會笞她五十鞭才下告誡：以後千萬不要坐巴士車，以免自己討羞辱，也羞辱祖宗十八代……』

『照你們的看法，巴士車就不該是人坐的了。』

南施挺懂性似的插起嘴來，嚇得老奶奶張大了嘴巴，而意外的答問却是南施媽淡然的說：

『有是有的，所謂一分衣食一分人，搭巴士車的總有另一種人，總不是南施你……』

跟着，說今生不再坐巴士車的太太，似是餘言未盡的揚揚手，制止了南施媽的話。

『剛剛她說過沙丁魚裝罐，雞籠裝雞……都是習見的。見過麼，還有早上和下午的學生，還有上班下班的，那種擠巴士車的樣子，簡直似漏網魚的橫衝直撞。擠不進的，有不少掛在車門邊……』

『罪過，罪過，家嫂說得挺對：一分衣食一分人，搭巴士車的總有另一種人，同時，南施你也該聽聽頭家娘們的眞話呀！』

領情得了讚句「頭家娘」們的貴太太都個別向老奶奶點點頭，好像大家默認是同一分衣食的人了。

這下子，南施又要喝冰水解渴了。

『阿蚌，給我冰水喝，我熱煞呀。』又急的轉個九十度的彎，『奶奶，以後我要搭巴士車上課，好不好？』

『你要命麼？罪過，罪過，我剛剛叫你不要喝冰水，害人的阿蚌，害人不淺，如今又要……罪過，罪過，我也剛剛說過叫你聽聽頭家娘們的眞話，如今，你又要……』

又要非擺個正經樣不能討好的：

『奶奶我怕熱，我要喝冰水解渴，我口渴，我怕熱，先生說我太肥，肥……因爲走動少，我坐太大的車，我沒有流汗，沒有流汗就肥……』

像馬場大爆冷門似的，使得「頭家娘」們又驚又可笑，下一步將是鑒定騎師怎樣駕馭這匹脫韁的馬了。

『咳，你瘋了麼，罪過，罪過，你說的是甚麼話？』

『老奶奶，這不過是囡囡的笑話，別生氣當作一回事好了。』

『不，不，我說的是真話，不是囡囡的笑話。媽媽，你說一分衣食一分人，我……到底值得幾分？我測驗，先生給我四十二分……嗚嗚嗚，我不及格了，先生說我太肥，運動少……少……得分……』

『你說還要搭巴士車麼？罪過，哎哎，你不怕羞辱自己？你不怕羞辱你爸爸的身份？好像碰到熟人時，熟人就會噓的交頭接耳，說是某人的女兒也搭巴士車，那就是天大的新聞，你說丟人不丟人，就是祖宗也怕被丟……』

『怕……最怕是……』南施媽又噙着苦喉了，『老奶奶，我怕的是……市面的

壞人多，萬一被「架走」……南施呀，你是有家世的……怕被「架走」，你要搭巴士車麼？」

「媽呀，要「架走」就是坐風車也一樣被「架走」，祇要一枝槍指着阿默，哈哈，容易，容易。」

不瞞的說，所有的人都惹得哈哈大笑，祇有老奶奶例外。

「罪過，罪過，你以為搭巴士車就會有走動，走動出汗就有益麼？其實搭巴士車的汗是「擠」出來的，是「塌」出來的，擠呀塌的壞了身子，那真是罪過，所以曄，即使我准許你搭巴士車，你的爸爸一定不准……」

「對呀，我做媽媽的准許，做爸爸的未必准許……」

「管爸爸做甚麼，爸爸晚晚有應酬，有醉過，難道醉過的爸爸會清醒的說話麼？」

「哎哎，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罪過！」

老奶奶氣咻咻的慨歎一下，就很自然的想到這妮子說甚麼身子貼身子……看她那身牛仔裝的打扮，配着西化的名字……她老人家想到……是西化，西化少女的生活，西化的生活方式……這都是老奶奶的一代所不慣見聞的，然又有甚麼辦法呢，這疼

愛的……

這疼愛的突然打了一個噴嚏……又打了一個噴嚏……清鼻涕拖了一把……

『噯呀，我頭痛，我要馴覺……我頭痛得很……』

『是熱傷風——』一個太太的見解。

『感冒，感冒就是冷熱不正常……』另一個太太下的註釋。

其他的一個太太幾乎跟南施媽同時的抓抓頭皮——挺沒主見的。

『都是搭巴士車闖出來的禍！擠呀燂的，是人呀總是受不了，罪過，罪過。都是阿默失職連帶闖出來的禍！還有阿蚌的冰水一杯又一杯，真是禍水，禍水，真要命……罪過呀！』

『我要馴覺，我頭痛，呃……嗤，痛呀，呃嚏……』

『孩子，那你就去馴吧，明天，奶奶一定主張叫你爸爸開除了那個飯桶車夫阿默。罪過，罪過，即使你爸爸不准，我一定拚着老命……還有阿蚌，這害人的阿蚌……一起給我滾……就是你爸爸不准，我也把定了主意……罪過，罪過，像你這趟搭巴士車……禍首是不能放過的……罪過！』

南施做個鬼臉，嘴角往下一勾，便呼的進了冷氣房間瞓下午覺去。



一九六六年、十月、綠廬。

財神來了

春，到了人間。

畢畢卜卜的炮竹聲，到處響個不停……

這些聲響，在近處疏疏落落爆發的，已夠胆怯的掩耳縮頭；密集而急促的大陣仗，更似附近的房子倒塌了那麼嚇人；其實，祇不過是浪費了多餘的財富，替春節湊湊熱鬧？

熱鬧的春節落在首善之區。

在這首善之區里，多的是有錢人家的子女，說是小天使正合處世的口脛，而寫小說爲了行文方便，總以寫做一群天真無邪的孩子爲得體，這群天真無邪的孩子，在春節的熱鬧日子裏都給打扮得像山芭里油菜花開時飛上飛下的蝴蝶一樣。

趁熱鬧的伯爺公總是在熱鬧的春節里出現在首善之區的。

跟年年一樣：這群孩子，一發見他的到來，即使正在玩耍的也停下來了，炮竹不燃放了，飛到半天高的汽球也扯回手裡了……都是給伯爺公那堆像芽菜蕪一樣的白鬍子所吸引，樂得圍攏在伯爺公那副團團圓圓的臉孔下講講笑笑，年紀較大的幫伯爺公一臂之助，有胆色的更會幫伯爺公叫門……

伯爺公原是一個不折不扣從俗人眼下一瞧的乞兒，約摸五六十歲手持木棒作拐杖的老頭子，孤苦伶仃的生活着，明顯的是營養不足和風濕病使他的腳步無力行走，但個子又矮又胖似一尊彌勒佛，十足是有錢人家所謂福相這類型，祇差的是滿頭灰白的亂髮，好似一隻躲在快冷却的炭爐取暖過的貓兒那樣難看，穿的是千補百補有如僧人的百衲衣的衫褲，難得的是手挽的用以盛着「福食鉢」和雜物的紙袋，也同樣眼衫褲的補綻百出，差些叫人辨不出哪是衫褲呀紙袋的，和時下女人講究衣着與手袋呀鞋子取純一色素如出一手的巧妙。

在平時，這個做乞兒的伯爺公，從來不會在這首善之區求乞的，原因之一，是這區的住戶多是「吃紅毛飯」——中餐一時，晚餐七時——的時間，不輕易求施捨得到，祇有慣於按門鈴高叫「倒甯水」去餵豬的山芭佬，才得工人阿嬌捧出來勺「盤滿鉢滿」的剩餘

，可見「方便之門」是不會隨便開的；原因之二，是這區的家庭主婦的身邊常沒有零錢的，有如她們日常玩麻將牌的桌子上所看不到零錢的同樣平常，伯爺公向來也就懶得伸出手去了。

事實呢，一年一度趁春節的熱鬧，伯爺公在這區里所撈來的一把，已足夠一年間擰擰節節的開銷了。

他是扮做「財神」的特派員出現的。

如果說，在歡樂的聖誕節里，阿貓阿狗扮個聖誕老人，是到處受人歡迎的；同樣的，在熱鬧的春節里，伯爺公做個「財神」的特派員，當然人人歡迎的。因為，家家迎春要接福，既是有「財神」叩門，哪個不想「財神」降福：大大的賺生意鐳，中彩票的頭獎，小小也會中萬字票、十二支，就是麻將牌也贏……真是門楣生光，上上大吉的好兆頭。

作為「財神」特派員的伯爺公，扮相倒不見得有甚麼突出，年年也不過拿起那片鏤紅漆寫金字的「財神」招牌，招牌上面紮了一條紙糊的龍，胸前掛上小鑼鼓，也敲起小鑼鼓唱着孩子們挺喜歡聽的龍舟歌：

『鑼鼓響，響叮咚，龍舟到嚟賀新年，恭喜你中馬票哩又添丁，做生意又大賺錢。』

……

隨着，是派送一張也是寫金字的「財神」紅紙。誰也會滿臉笑容的接了這「財神」，更會慷慨的給予一封紅包作為賞錢。

於是，伯爺公從一家跑過一家，從二樓跑上三樓……從高又跑到低，從街頭跑到街尾，沿門挨戶……像收租那樣收取賞錢……孩子們笑呵呵的追隨着，年紀較大的嘴里唱着「鑼鼓響」……的龍舟歌呢……。

×

×

×

在首善之區里，有一株濃陰幾乎蔽了半半天的大榕樹，是平日一群天真無邪的小孩子玩耍的地方，而年例也是扮演「財神」的伯爺公做歇息的中途站，稍為年長一些的孩子都曉得伯爺公歇腳後，第一件享受是吸一口烟。孩子們圍攏起來了，說伯爺公這番享受是「歎世界」。

伯爺公總是隨和的說「歎世界」。於是，更多的話逗得孩子們哈哈笑了，當然，伯爺公所講的極力講得通俗易懂，適合孩子的理解力，但有時免不了包含些人生經驗之類

哲理，甚或引些習用的成語，孩子們聽來就稍感吃力了。

其實，伯爺公的「歎世界」吸一口烟，也不過是本地製的起碼捲烟，可比平日在路邊拾烟屁股來翻捲的已算闊氣得多。他這樣的闊氣，因為，「財神」特派了他去收取賞錢，那得有閒工夫再去拾來翻捲，就直接了當的「歎世界」吸現成的捲烟，也正符合了春到人間的人人要享樂的旨趣，乞兒也是人，怎可會是例外的。

『要是你肯照平日的拾烟屁股，哼，在春節期間，我擔保你拾得更多的上好貨，因為，許多人都吸上好的英美捲烟來迎接春節的大日子。』

有個較懂事的大孩子提供這樣的意見，伯爺公呢，聽得頻頻點頭稱道：

『好孩子，你說的話，有一半對，一半不對，咳咳，自從科學家說出吸烟會患上肺癌的警告以後，這些日子來，在路上拾到的烟屁股，總是屬於「濾嘴」的剩餘「濾嘴」居多，連半條烟絲也沒有了，哪里說得上一擔保你拾到更多的上好貨」。事非經過不知難。乞兒也不是容易做！』

『但是，但是，』另一個孩子插嘴，『在新年大日子，討飯就不同拾烟屁股了。爲的是家家戶戶割雞殺鴨，還有臘鴨呀臘腸之類，變做剩餘的傾注到「宵水桶」里，要是

你能及時去討吃，我擔保你討得多多，吃得好好……」

『好孩子，你們年紀小小，說的是天真話，正所謂肚飽不知肚餓難。』伯爺公打開了百衲衣，把手搔着大肚支，笑笑：『你們以為我的肥肚可容納多多的好食料麼，有限，吃飽了就吃不下了，我又不會像你們家裏有雪櫃可儲放，討多了也無用。何況，平日是沒有脂肪到肚的，一旦吃了大量的好食料，就會傷了脾胃害病一場的。有錢人家害病了去看醫生，像我做乞兒的……唉唉，說來話長，你們年紀小小的是想不到……』

到這裏，有個刁皮的孩子睜大了眼睛搶着說：

『我想到，我想到，伯爺公年年扮財神，討到大把紅包鏰，伯爺公就有大把鏰——可以去請醫生。』

『對的，我算是個有錢佬，好嗎？好孩子，你笑過了，我也笑過了，在過年大日子裏，大家笑笑是好的，但，我討來的錢，是笑里包含了眼淚的。這是說，如果在平時，即使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伸手求乞，未必容易有人施捨我這伯爺公的。這就不得不借助過年大日子的人們想錢——也就是想發財——的心理，祇得忍着眼淚往肚里吞，裝個笑臉，扮個「財神」，乘機向有錢人家求施捨——十居其九是看在「財神」面上樂於施

捨的，手段闊綽與否又是另外一件事。」

『是呀，』有個用手背揩着鼻涕的說：『我媽媽過年給你紅包，因為你是「財神」。平時麼，媽媽叫我不可施捨乞兒，不可接近乞兒，不可跟乞兒講話……』

『乞兒也是人做的。』掙掙芽菜強一樣的白鬍子，笑笑，『好孩子，乞兒也是人做的，你記得回去跟你媽媽說。』

『不是，不是，』有個強出頭的說：『我爸爸說，乞兒是懶惰虫，懶惰虫是會做乞兒的。』

『這祇不過是你爸爸單方面的看法吧，凡是人，都是好吃的，怎可單指乞兒一個人！做工麼，像我這把年紀該做甚麼？做得到的是甚麼？這樣，肚子里天天要吃，又不能做事過活，更不敢去偷，去搶，就被迫去求乞以養殘生，絕不是有種的，也不屬於任何的種類，說穿了，是有了一「銀紙世界」的劃分人類等級以來，乞兒就屬於「銀紙世界」里的必然寄生物，有如高樓大廈免不了有蒼蠅、蚊子、甚至臭虫……』

『伯爺公，伯爺公我跟媽媽到大伯公廟燒香時，大伯公廟外有不少乞兒求乞……倒是得到施捨些錢的。這些乞兒不是扮「財神」的，幹嗎會容易得到施捨？』

『哈哈，我去大伯公廟求乞麼，我沒有唱龍舟歌，你們一定不會跟着我，你們的媽媽也一定不喜歡我。』

『我喜歡，唱呀，唱呀……』

『鑼鼓響，響叮咚……』

『叮咚……叮咚……』

『龍舟到嚟……做生意大賺錢……』

天真的孩子們，你唱我唱，唱得濃陰幾乎蔽了半斗天的大榕樹也給風吹起沙沙的樹葉聲響。伯爺公捫捫肥肚皮，一邊又捋捋芽菜菔一樣的白鬍子，跟着孩子們哈哈笑。也敲起小鑼鼓拍和着。

老半天，有個孩子一本正經的當衆宣揚：

『我家里的公公，跟他伯爺公一樣的又矮又胖，祇是沒有白鬍子，但是，人人都說我家的公公好福氣，爲甚麼伯爺公沒有人說他好福氣？』

跟着，又有一個孩子湊上一口：

『我的爺爺不是矮矮肥肥的，却長有鬍鬚的，不會是白白內鬍鬚，人家也說我家的

爺爺好福氣。爲甚麼伯爺公有白鬍子不算好福氣？」

『哈哈，孩子，福氣麼——有錢有面子，就算有福氣，像我做乞兒的，雖是長得肥胖肥胖，但在一般人的眼里，祇看做「賤肉粗生」的，長了鬍子麼，更是不成話的，乞兒的鬍子祇不過是「賤骨頭相格」吧了，到底稱不上是福……哈哈』

『伯爺公，伯爺公，』有個口吃的孩子要插嘴了，『我曾跟婆婆去看戲，看到一個也是做乞兒的，做乞兒的，也肥肥，似乎也長了鬚，長了鬚……黑呀白的我記不起了，祇記得這個乞兒沿門求乞，家家都不給他東西吃……後來，後來呀，這個乞兒，是乞兒呀，忽的變成一個神仙，了不得的神仙呀，於是，人們都在神仙的腳下叩頭，叫神仙「道隆」……我婆婆跟着唸阿彌陀佛，唸個不停，不停……』

口吃的孩子停說了，伯爺公哈哈笑起來：

『假如有一天，我伯爺公真的會變成一個「財神」……你們想想，這裡的人對我會怎樣的看待……』

於是，天真的孩子又七嘴八舌的爭着說：

『我媽媽一定吩咐我：狗仔呀，你快去跟「財神」磕個響頭，求個真字——萬字票

呀。」

『不，我阿豬的媽媽一定不放心，她一定自己來對着「財神」許願的。』

『有一點，我媽媽必然叫我——阿貓仔。你求求十二支——因為，利用我是童子手祈禱，夠靈驗。』

『公公對我說過甚麼急時抱佛腳是不會好的。我公公定是迎了「財神」回到家里，早晚供奉，像家里供奉的神……』

『我爸爸就不同呀，他要急急抓住「財神」的腳，急急的想賺大把鐳，好似唱龍舟歌的……做生意賺大錢，叮咚……叮咚……』

『唔唔，我細蝦家里有冷氣房，先叫「財神」住冷氣房，着靚衫、食大餐……「財神」要「歎世界」，一定想一樣有一樣。』

『……』

花了一段時間才輪到口吃的孩子插嘴：

『我婆婆……婆婆一定對着「財神」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不會說婆婆想長命百歲呢，抑或想發財，發財「銀紙」多多……』

『哈哈，鑼鼓響……叮咚……』

『龍舟到嚟賀新年……』

『做生意又賺大錢。』

足足引起一陣又一陣的笑聲，比之陣陣起落的炮竹聲浪不會弱多少。

伯爺公也不會忘記敲起拍和的小鑼鼓，樂得大榕樹上有幾隻小鳥也吱吱喳喳的飛向高空呢。

『好了，好了。』伯爺公終於做了一個手勢。『你公公想發財，他婆婆想發財，你爸爸想賺大鏹……結果呢，還是我伯爺公扮「財神」的做乞兒，是不是？』

『是因爲伯爺公過新年沒有放炮竹，』年紀較大的先發表了這意見。『人人都說，炮竹越放得多越好，越興旺，求財有望……』

『這是迷信。』伯爺公一本嚴肅的說，『自己騙自己的想法……祇不過錢作怪，怪就怪在多了些錢的爭面子，爭色水，越放得多就表示不落人後……越是放得多求財有望……越興旺的麼？你回去問問你的公公：是不是三幾十年前，大馬路的大店頭，在元宵節晚上六點多鐘起，一直放三幾個鐘頭，放到大馬路有成尺厚的炮竹紙……到頭來，這

些大店頭還不是倒了一家又一家，興旺在哪里？哎哎，放炮竹救不了人，救不了沒落的……你可以回去同公公說：人人如能夠趁多些錢時修修好、少剝削、刻薄……這樣的做，就叫做積……積……咳咳，比「迎春接福」的福易接，易積——回家叫你婆婆多磕幾個響頭許下這個願吧，聽得懂麼？」

「伯爺公講古，講古，我們懂得不多……」

「嘿，伯爺公講古很難聽……」

「……」

春節又來了。

今年不見伯爺公扮財神來麼？

一個過路的老伯伯愛理不理的低低聲透露一點消息：說是過去伯爺公過的是「非份詐取」的乞兒生活，去年底已給送到甚麼收容所吃太平糧去了，事實是否如此呢，說的似害怕炮竹聲的匆匆掩耳走過了。

可是，在元宵節前後，在這首善之區里，一些未上學的小孩子，突然見到伯爺公

的出現，仍然沿門派「財神」紅紙，但沒有敲小鑼鼓唱龍舟歌，更是有神沒氣的樣子。有個較關心的小孩子問起紙糊的龍，他左顧右盼一下，才把手指向路邊的垃圾桶里去。



一九六七年春節應時而作。

影 隨 形

老宗和我是小學時期的同級同班師友，巧的是唸初中也是同級同班的。論歲數原是他同年，祇是我比他大半個月。這樣，他一向不直呼我的名字而稱呼我做老兄的。直至他結婚養了孩子，叨了這輩數高的光，使得他的已成年的孩子小宗，至今對我老是伯伯前伯伯後叫起的。我倒有點不好意思，這並不是說怕人家叫老了而又不願居老，實是在自己感到庸庸碌碌，一無擅長，過着庸人的生活，總比不上老宗的活潑，也沒有老宗學得的孫行者翻斛斗本領，怎值得後輩的小宗直呼伯伯前或伯伯後呢。

然而，小宗因接近過我一個時期之故，也就摹做了我的一手行草字，不但外人不易鑒別，甚至連我自己也會一時錯認了的，尤其是一撇一捺的筆勢，更覺一模一樣，難怪他的爸爸也讚爲不愧做個世侄的了。

這又有啥用？生活在這估俚埠里，寫得一手字，挺多做個斯文乞丐樣的財副，雖是

給旁人視為難能可貴的，但不會飛黃騰達是實。而事實上，在校時我寫的一手字雖比老宗好，然老宗比我好的是總科目平均分高。這，早已見得他有多種多樣的雜才，適應以後過的多種多樣生活有所發揮的。

『所以嘩，你跟錯我了也學歪了，你該跟你爸爸走才對，你爸爸過的生活永遠是趕上時代前頭的。』

『嘻嘻嘻嘻。』

這世侄笑得那末天真，起初我摸不着含意，隨後，他也不得不坦白承認：總是不知道爸爸走的路是從哪里走起的，一點也看不出痕跡，自然說不到跟踪的走。

可對的，連我也有這樣的感覺。就說和平初期吧，那時廣島被原子彈炸毀的餘威降臨到這地帶時，人們幾乎把吃飯拉矢都直呼做原子飯或原子矢的，原子已嚇倒一般人了。

畢竟是老宗腦筋靈活，這當子，他撈起原子「世界」來了。

原來他家里有幾個爛的坭風爐，他把它放在石臼里搗成粉末，憑坭土的原來赤色和柴火薰燒過的黑色，加上些甚麼香料可成了「新奇原子木虱藥」，確實風行一時發賣到

各地的。他曾對我說：

『喂，老兄，如此這般的木虱藥，你知道好了，別去拆我的台，我要靠它過活……』

『……祇是你做人……問心……』

『問心？老兄，哎哎，你這老實人，難怪人家笑你是個書獃子。哎哎，生活在這個社會里，祇要荷包鈔票多，哪會管得問心不問心。比如大肚佛一天到晚的摸着肥肚皮，何曾見到有個迷信的人叫大肚佛問心，何況是……』

『……祇是……誤人……』

『哎，你老兄真是……哎，這不是塗抹皮膚用的，更非口服的，於人們的死活沒關係，祇治不了木虱而已。這總比有效的木虱藥好；我就擔心人們用的有效木虱藥會中毒，有如濫用DDT……哎哎，賺錢是管不了死活的，正如廣島千千萬萬生靈塗炭，何嘗聞過有人爲它捏一把清鼻涕，反而讚原子彈的威力大呢！「新奇原子木虱藥」就這樣取材的……』

發賣這些木虱藥怎樣發展下去，我倒不便問問，恐防他疑心我真的會拆他的台，也

會搶他的飯食的，橫豎我早已知道他有多種多樣的雜才，當然會「經一事，長一智」的向前發展的。後來，有人傳說他過的生活，除了「好」事沒做過之外，甚麼事也有過「手觸生活」的經驗，自然是適應於這個社會的生活經驗，但，實際情形怎樣的，我也無從聞問了。

再後來，我祇是偶爾跟小宗碰碰面，談的也僅是互相寒暄的話，小宗呢，他似受了家教所潛移默化的狡黠起來了。

『這小滑頭？』我在心里盤問着。

祇是，有一天，我在一個巴士車站里碰上小宗拐着跛腿走路，我有點驚奇，而那時彼此都有一段可以扳談的時刻，小宗這小滑頭也就跟我這個世伯訴說起家事了：

『伯伯，你可想到？爸爸這老傢伙幹甚麼活？他嘩，他搞的是一脫再脫，晚晚脫到……我家的老媽子就起了慈悲心，叫他老傢伙……救救世道人心……』

『哼』，老傢伙倒發起脾氣來，『過去不是有個做過歌台烏龜頭的傢伙後來居然做起甚麼要人來，滿口仁義道德的，也不見有誰敢提出世道人心——究竟是「有行無市」的。』

『哦，』老媽子的見地是該明白的：『那我出台親自表演一脫再脫，由你導演，不是更澈底的麼？』

『這個，這個……豈有此理，』老傢伙的狡辯。

停停。

『哼，』小宗生氣了，『真真豈有此理的，是他老傢伙不准我跟去後台看……』再一停，小宗附着我的耳根說了：

『愈是禁制我，我，愈是晚晚掛在後台的壁板邊。祇是，嗅到這氣味的人們愈聚愈多，多到好似黃昏時分掛在簷前的蝙蝠……後來，後來，碰到一陣騷動，掛的倒了……』

他小宗就這樣拐着跛腿走開了。

又過了一個時期的一天，這就是發射人造衛星後一些時期。這一天，意外的，老宗這老友竟會登門的拜訪我，在這一閃間，我祇想到他的老婆會瘋狂的脫個精光，在他的舞台上見見世面，從此賣座更旺。這樣，他或許又要來吩咐我不要拆他的台，讓他靠這旺台過活吧。如猜想不錯的話，我以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別人家的家事，是不該理的。

好，大勢所趨，便談不到甚麼齊家也治國的了。

可是，老宗這傢伙磨鍊了好幾年，混過了多種多樣的生活以後，已是來得更滑頭，更世故的亂把我捧：

『老兄，你已經不再是書獃子了，這是好現象，時代變了，做人呀，非變不好，適應潮流總是對的。』

『你爸爸過的生活永遠是趕上時代前途的。』，受寵若驚的我，腦際忽的閃起了對小宗說過的話。

可是，對方幾乎沒有給人思想的餘地，便擺個親熱的態度說下去：

『你老兄這次可不能裝個道學先生樣了。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祇是，像我吃這門飯的懂得假道學的心理，利用郵政信箱做着「你知我知」的勾當。嘻嘻，如今連你也懂得避重就輕的借用郵政信箱通訊，向我購買「衛星天體人像攝影」了，碰巧我認得上你寫這封信的行草字，尤其的一撇一捺的，是你老兄的大手筆，所以，今天特別登門拜候拜候呢——』

這一頓，倒把我聽得呆了。聽下去的更不像樣：

『不過，老兄，實不相瞞的說，我登廣告的「衛星天體人像攝影」，祇是妖精打架之類的貨色吧了。你我都是過來人，這種眼福可不需求了，所謂彼此心照的「帷簪之言」不可道了。唔唔，這裡還你五塊錢，也贈你一組人像畫片，老友，請別客氣的接受吧。」

剎那間，我雖想到小宗摹做了我寫的一手行草字，尤其是一撇一捺的酷似我的字筆，但我的腦際却閃起小宗對我說過的話：

『爸爸走的路是從哪里走起的，一點也看不出痕跡……』

這該把它提出作為跟踪也就有了問題可解答的，但，畢竟慢了一步，老宗匆匆的要走了。

『別再客氣了，大家既是氣味相投，今後請多多相幫……』

老宗走得那末飄飄然！等到我在閒時想起了，便似昨日發生的事，甚或是眼前的事。

『伯伯？』——『嘻嘻嘻嘻！』

就在眼前又出現了小宗。今兒，他沒有拐着跛腿了，想他也忘記了當年像蝙蝠蝠樣的

掛在壁邊那回事，這倒不便問他步履如何了。而實情的，我這個世伯應擺個正經樣才對。祇是，眼前的世侄，那態度竟比我嚴肅，模樣兒也似向世伯說要「出洋留學」而話別，或者是說考得了學位那末叫人肅敬的，說話也夠落落大方：

『伯伯！我特意拜訪伯伯，非爲別事，祇是……我爸爸請你相幫……是我爸爸新近和過來人……一班藝佬搞了個演話劇的……排演一齣——』

這一頓，着實使我楞了一下，不該說的也冒失地衝口說出：

『一齣甚麼？是你老媽子拍演脫……的麼？』

『不，脫已給人們唾棄。唔，如今建國了。我爸爸說，這齣戲是叫高佬基甚麼的大文豪的名著，如譯做馬來話是——Kedai MaJam——時下應該說是國語才對，我爸爸鄭重的指出。』

畢竟年青人缺少了耐性，三幾句話還沒分清楚是頭是尾，便匆匆的塞給我幾冊釘好的「五元券」門票走了，而在匆忙中夾帶了幾張竟散落在地面，給小宗轉身時的地步捲起了一陣風，像捨不得跟踪小宗一起趕路的，恰恰在脚眼糾纏不清的盤旋着。

下一步，這小宗的背影，無疑的也是趕上時代的前途。

笑市吟

早晨的陽光似個悠悠閒的過客，蠻寫意的瞪射着筆直的大馬路。看樣子，這條馬路像是市「面」的一管鼻子，跟市民的生活氣息相關，尤其是川行不斷的車輛，倒似傷風常掛的鼻涕，而中間穿插着的步行小市民，却是渺小到好似鼻屎的樣子，然也是這都市表裡繁榮的點綴。

『呃——嚏——』打噴嚏的撈個彩：『大吉利是。』
紅燈亮了。

夏日長這個唱山歌老傢伙又打了一個噴嚏。他正想橫過馬路却被紅燈阻擋。這當子，他從褲袋里掏出那個古老錢錶來看看：還差五分鐘才是九點。

『早呢，早呢。』

他自覺的咕嚕一下。是的，不是收租，也不是討債，一早出門去唱山歌謀生活，是

會叫人討厭的。他想折回頭在那張僅可容身的「床位」里多睡一陣，但又怕聽到包租婆的橫言冷語，說甚麼靠賣唱乞食，大食懶的才會幹這下流活兒。沒出息的才會天天去收取百家姓的「施捨」錢……都是跟欠了兩個月「床位」租十扣錢所招致的。

『呃——嚏——』

在他夏日長的潛意識里，以爲早早猛打噴嚏，是主招惹是非口舌的。他便免不了自我安慰說說吉祥話，這樣才有意無意的把手頭那個鼻烟壺改裝的薄荷冰筒嗅嗅，真的醒醒腦是需要的。

『山歌唱得好，人人愛聽。倒不是人人搞得出來的本領呀。』

是的，他夏日長會對人家說過這些自負話。說起來，他唱的山歌可算得上是有聲有色的。他左手搖的兩塊竹片，發出「的得」的音響，聽來似單純的，但正可配合歌唱的旋律打拍子；右手搖的骨牌樣砌疊的十片竹片更靈活動聽，有時，好似萬馬奔騰的蹄風那麼矯健，有時，倒似絕壑清溪所發出的琤琮水流，甚或神化到像黃鸝秋蟬的啾唧吱鳴，特別是當每句山歌拖着「唷」的尾音時，這串竹片的搖弄於視覺上就有綠葉襯牡丹的美感，於聽覺呢，即使是個吃奶的小娃娃也會停吮指頭而屏息側耳，成年人則縱或是給

蚊子釘着也會忍痛的聽完了才作「打」算……

這場面要是在文娛晚會上演奏，他夏日長該在潮樣澎湃的喝采和拍掌聲中，挺挺謙遜的彎彎腰作一次謝幕，又一次……

『我雖是賣唱的但識欣賞的會叫我做藝人。』有時他會跟包租婆這樣的分辯着。

『你這老傢伙去照照鏡子吧！真不自量，十足是個乞兒樣相，街頭巷尾誰不把你當乞兒看待……』

像這樣的「看待」說法，不僅是包租婆的可惡，就是在日常可體驗得到的，有些眼睛生在額角上的小市民，老實不客氣把他作乞兒「看待」的，那是說，即使肯「施捨」一角幾占錢，總是很勉強而不會表現同情的，商業化社會里的人，勢利的嘴臉多着呢。連帶想起的，是許多時他夏日長打着「道隆頭家」的現成州府話，便遭遇到不少缺德的店員挖苦，說是叫他夏日長「道隆頭家」呢，抑是叫「頭家道隆」他夏日長？這無非是咬文嚼字演變出來的話，但他夏日長何嘗不曉得，像在這個商業化社會里的「在商言商」，唱山歌的確是無行無市的，不會接近頭家們的生意經，就是說「道隆頭家」吧，頭家也不會接受，倘而是藝術的有形產品，諸如雕刻和繪畫等，一旦真的「道隆頭家

」的放在貨棚里，無疑的，這些藝術品已落俗爲商品化了。唱山歌可算是藝術的一門，則這一門藝術是難以當面議價的，正是慣作急功近利的頭家們所不會接受「道隆」的，祇有夜總會的歌女才會輕易的得到頭家們一擲千金的捧場，那可說是「頭家道隆」的了。

『我……是賣唱的……識欣賞藝術的會叫我做老藝人……』

有時，他夏日長是會把眼包租婆分辯的話對一些店員說說的，聽不慣的就會淡淡的駁他一口：

『哈哈，藝術，藝術？你這唱山歌的藝術，應該是叫做「乞米」的——時下的新體字「艺朮」可懂得？似「乞米」麼？』

祇有過一次，他碰上一個要跟他談典籍的店員，說甚麼古希臘有個行吟詩人叫荷馬的，他的世界著名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得賽」是行吟唱起，而至成爲世界名作家呢。也說，終會有一天，他夏日長會成名，會行吟起家……

『會行吟起家麼，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笑話！』想的嗅嗅薄荷冰筒，『爲了兩餐一宿……咳咳，兩餐最少要扣把錢……「床位」每個月也要五扣錢租呢，咳咳，爲了

活……』

到這里，他夏日長不再想三想四了，橫豎時間尚早，便走到咖啡店里去吃頓飯才出發好了。

『馬票，馬票，買馬票嗎，先生？禮拜天開彩，頭獎三十幾萬……』

兀的，在他身邊出現了一個穿着艷麗的推銷馬票女郎。當他夏日長抬頭一瞧時，女的更會賣弄技巧推進一步：

『你真好氣色，今次一定你中！交關啦，先生！』

『買過，買過。』夏日長和氣的推却。『嘿，上日正是跟你買過的？真面熟！』

倆下不約而同的相對笑笑。笑臉一斂，旁邊有個中年茶客吊膀子了：

『來來，我交關，我中三十幾萬和你「交寅」（結婚），好麼，三十幾萬同你享福，夠啦，夠啦！』

推銷馬票女郎夠經驗，不敢得罪輕薄的顧客，祇報以淡淡的一笑，收了錢，正待轉身要走時，巧的又跟他夏日長打了一個照面：

『……：……今次一定你中……』他想起女的那把聲，又笑笑，『正是……：……上日跟

她買過……真是好兆頭。』

不錯，好兆頭終歸是好兆頭，好像在以往的日子里，他夏日長偶爾買一張馬票之後，每每覺得這張會中彩的好字頭，總是放在那個袋錶的內壳里去的，但打從發覺這個古老袋錶會不時停停走走的壞習慣以後，他認為有一天會漫不經意的打開錶壳時，那張將會中彩的馬票是可能失落的。還好，多少時沒有失落過，而實際上連馬屁的臭味也沒嗅過，中過。

別再提吧，過去的讓它過去好了。好兆頭一切從新做起，那是說，上日買的馬票，竟是一時動了靈機，改為收藏在一個小小的象牙鼻烟壺里。說來，這鼻烟壺是祖公在世時吸鼻烟用的，但，精緻的雕刻，早已變為藏污納垢的老垢跡，這些年來，他夏日長就把它改做薄荷冰筒，也串在手頭作搖弄打拍節的竹片頂端，是便於傷風時嗅嗅醒腦的薄荷味，也是保存這家傳古董的簡易法子。今兒，機靈地把將會中彩的馬票藏了進去，那是萬無一失的一筆大橫財牢牢串在手頭的想頭。

『好兆頭加上好想頭，那是發財無疑。禮拜天開彩中了，將是三十幾萬穩握在手頭的。』

將會中彩的馬票串在自己的手頭，馬票的號碼也早已牢記在自己的心頭。不會錯的，禮拜天開中了彩，這三十幾萬的大筆橫財該怎樣調用？哈哈，說來似乎言之過早，對了，無親無故的一條老柴，得着這筆偌大的橫財，不如慷慨的做做善事，多多的捐助慈善機關，平易地樂得留個善長仁翁的好名譽，到底也不過花了一扣錢買馬票……

『喂，你想得太離譜了，世間會有發了橫財的大傻瓜不想享福的麼？』

像有人在他後腦勺擱了一巴掌似的，他夏日長才記起那個吊膀子的茶客，說甚麼眼推銷馬票的女郎結婚也享福。哼，享福是對的，要享福就要着着實實找個會持家的好主婦，買一幢豪華的洋樓，一輛自動換「牙」的冷氣汽車……怎可跟那些拋頭露面的推銷馬票女郎「交寅」……要享福……就要好好打算……

『算甚麼』，又似有人附在他的耳邊說，『你說是無親無故的，等到你意外的得到一筆大橫財時，就有人眼你扳親認故了。親親疎疎的打起廿三檔算盤，不外是看在錢份上……看你怎樣打算？俗語說得好：親生子女不如近身錢的好，還是身邊有大把錢才算好。你可算得到？』

『慢慢打算，慢慢打算，我須抓緊在手頭上……』

他夏日長手頭緊緊的握着那個串在竹片上的象牙鼻烟壺，當沒有人注意時，他總是不放心的旋開它去看看那張將會中彩的馬票，等到看清楚馬票仍像不離老太婆身邊的靈符那樣依附著，他才放心的嗅嗅薄荷氣味去醒醒腦，相當於跟財神打密偈，也正是難得的好兆頭。

『呃——噫——你真是……今次一定你中……』

中的號碼早已牢記在他夏日長的心頭，憑良心的說，他真想回頭向那個推銷馬票女郎道謝，也不妨先行透露可能會對她重重打賞一筆的，無奈她又已遠遠去找人發橫財去了，走得遠遠了。

『嘿，原來已十一點多呢！我的錶失魂！』

真的，停停走走的古老錶又發作老毛病了。噫，丟了它也不可惜，橫豎會中彩的馬票不是藏在它的壳里，發橫財以後又可買一個嶄新而別緻的，且罷，這刻該離開咖啡店去求一天起碼的生活才對。

『捱過一天算一天，』他打了一個飯咽，『中了馬票，鬼才幹這近似行乞的生涯：

跑在鬧市里，撇過不少大商店的門前，多少似曾認識的，推而至較面熟的……：都是異乎常態的跟他點點頭，最隨便的也會對他擠擠眉頭……：是熱絡的人性表現，是可親的人情……：這難得的視覺，難道人們都鑒別到他的氣色好，會發橫財，值得人們另眼相看，真的怕會有一天聽不到慣熟的歌聲麼？

『山歌唱來鬧洋洋，啾~~~~』

這，他可能得不到報酬，但也可能得到一角或五占錢的「施捨」。

像「施捨」這些鼻孔樣大小的銀角子，想不會是頭家們打噴嚏所噴出來的，倒似頭家們手臂上種過牛痘的癍疤，都是有過血和膿腥的不乾淨標誌，然而，落在夏日長的手里，已是難得的生活費了。

『是……：勤勞所得……：』他常常聊而自慰的想。

『哼，』包租婆那把討厭聲音，『十足是個乞兒樣相，街頭巷尾誰不把你當乞兒……：』

他轉過頭去分辯了：

『我是賣唱的，識欣賞藝術的會叫我做老藝人……：』

『哈哈，藝術，藝術，你這唱山歌的藝術，應該叫做「乞米」的——』
爲了生活，也爲了適應環境，在「窮則變，變則通」的情理下，他把作風改變了，
那是在搖了搖竹片作打招呼之後，總脫不了說句見面的好話：

『頭家，好生意。』

這好話如不被見拒時，他才進一步抬抬頭，認明招牌而歌唱了。

山歌唱來鬧洋洋，唷～～～

天記生意利路長

如果貼鄰的招牌是地記的，他改口唱爲：——

山歌唱來鬧洋洋，唷～～～

地記貨品好銷暢

一家又一家，來來去去，開頭都是這些「善頌善禱」的口脛，配着搖竹片的美妙技巧，加上聲調的抑揚頓挫，以及穿插一些有變化的表情，在在都不外使人們對他有重新
的認識，最祇限度不把他當作乞兒的看待……唉唉，爲了生活而唱「善頌善禱」的……
：唉唉，祇要不流於下作，不納入肉麻，則從俗一點唱唱是可以原諒自己的，但如果說

是行吟會起家，那是他夏日長連做夢也沒想過的了。

『哈哈，想當年伍子胥吳市吹簫……』

他夏日長看過一齣漢劇，看過吹簫的伍子胥在吳市的落魄……這姓伍的一夜白了頭髮，過了關……哈哈，頭髮白了，哈哈，白了。

忽然間，當他夏日長還沒有哈哈笑完時，有一把手抓住他的胳膊，原來是一個並不愛笑的馬打，打着僅僅可聽得懂的「唐」話：

『去，上馬打厝去，乞食是犯法的，你知道麼？』

『我是賣唱的……老藝人……賣唱的……』

『去，去……』

『我——』

他夏日長失神的「我」了一聲，才慢慢的定神去摸摸嘴犄角的滑溜溜口水，也睜睜眼……

『我——原來是做了一場夢，天光啦。』

一覺醒來，才醒起自己還是平平安安的睡在「床位」里，而且睡了十多個鐘頭了。

是的，昨天是星期日，鬧市的商店是休業的，停了口就停了生活費收入的他，在早上出街用過早點以後，回來就一直跟包租婆吵嘴，起因當然是欠了兩個月「床位」租，如果滾走他夏日長，包租的可起租招新客住的……所以，那個嘮嘮叨叨的包租婆，老是搬出那套橫言冷語，甚麼靠賣唱乞食，甚麼大食懶的才會天天去收取百家姓的「施捨」錢……他夏日長的手頭偏偏短了這筆欠租，也短了氣力吵嘴，就祇好躺在「床位」里捱罵，起初是裝聾的閉上眼皮，漸漸的朦朦朧朧睡過去，不多久，醒了，忘不了想東想西，想着以後的生活問題。想呀想的，又睡去了……一直到天光大白。

恰恰在這天光的大清早，可惡的包租婆便扭開收音機聽唱時代曲了。這分明是跟住客搗蛋的，特別是欠了兩個月「床位」租的……

『我——』

他夏日長又失神的「我」了一聲。收音機就在這一瞬間改播新聞了，也約約莫莫的聽到：——

——現在報告……大彩號碼……

聽下去，聽下去……不對，不對……咳咳。對了，對了……

想對了，惦念在心頭的，是在昨晚睡得朦朦朧朧時，才是真的聽過電台報告當天開彩的大彩號碼，對了，對了，今早想起來，想對了，想對了……如今確是一樣的響在耳邊。耳邊響起頭獎的，是跟自己牢記在心頭的號碼一字不差，對了，對了，頭獎三十幾萬穩握在手頭了。

越想越對，越確鑿。可是，牙關越是打冷震，雙耳越是嗡嗡聲，眼下也越是閃光閃暗，雙腿也越抖越無力……越是想得對，越想痛哭，越是哭不出聲，祇變作有氣無力的呻吟……

『是急症麼，不得好死的大食懶！』是包租婆的可惡口脛，分明是聽到呻吟聲而發的。

同樓住的人都給吵醒了。

『唉唷，唉唷，快快送他去醫院，快快打電話叫紅十字車來……』
挺着急的包租婆在團團轉，也忘不了咒咀：

『快快快，趁他沒斷氣，不得好死的……』
這惡毒的口氣跟轟轟聲的吵鬧，恰恰跟他夏日長打了一枝強心針似的，居然若無其

事「霍」的起了身，伸個貓懶才悠悠閒的說：

『我這……趙我……我想死也難了……』

大家都莫明其妙的面面相覷，然後，他夏日長連拖鞋也沒穿，便氣咻咻的跑下樓去，好容易買到當天的報紙，對了，對了，對中了，跟自己牢記在心頭的號碼一字不差！對了，對了，又氣咻咻的跑上樓，也氣咻咻的爬回「床位」里搜索一遍，然後，手頭穩握着串有象牙鼻烟壺的賣唱用的竹片，很突兀的在包租婆面前搖弄又搖弄，最後才氣咻咻的似唱山歌却不是唱山歌的引吭高歌：

『山歌唱來無人聽……哈哈，乞米生涯不再唱，哈哈……』

仍然是面面相覷的同樓住客，仍然摸不着頭緒。看樣子，大家祇有一個概念：這個生活困苦的唱山歌老頭子瘋了，該早點送進癲狂病院才對。

呃，不對了，這可能是瘋了的傢伙，真的一個箭步衝到包租婆的房間里去。糟了，這房間偏偏有個單邊開的大窗口，窗口下正是一條污濁而急流的大溝渠，萬一這發瘋的聳身跳下去，是會淹出人命的……

可是，等到他夏日長跑近窗口時，便止住了步，也十分穩重的把手里搖弄慣了的竹

片，吻了又吻，可像對這「相依爲命」的東西有不忍釋手的傷感，但還等不到大家多注視一下時，這串有象牙鼻烟壺的竹片已給他夏日長反手投到大溝渠里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始終沒有跟他打哈哈笑，然已不約而同的產生另一個概念，而也是極可信的：

——哦，他中了馬票頭獎！

隔天，本埠報章的新聞版未常刊載過這則新聞的。

寫史詩的也未必會記下這一筆。



一九六一年舊作

造 型

那張舊式的單人床，在臥室里的黯淡光綫下，好似賭徒摸熟了的一支骨牌。棉花墊褥也恰恰給壓成一條坑，累得肥飽的木虱爬上爬落更吃力，要不是油漬和人的氣味吸引力大，相信都會甘願隱藏在旁的較清潔的帆布床里去安全得多呢。

頭手秦三楚就是這張單人床的主人。他跟頭家有點裙帶關係，所以，不須問他有沒有本事，他的生活環境一向是相安無事的，就似畫家筆下的湖光山色，無須害怕現實的風風雨雨所侵襲，是屬於挺寫意的一回事。

可是，作爲一家店頭的頭手秦三楚，却有不安於眼前生活的跡象。顯而易見的，怕人家瞧不起他是個庸俗的店員。於是，一有空便把自己關在臥室里閱讀，是書也好，是報紙也好，讀到眼睛疲倦，假睡一下，又醒來再讀。這原是一件未可厚非的好事，而臥室里翻帆布床的同事，却當作不尋常的咄咄怪事看去。

『咳，莫非是阿蒙養狗——轉性。』

本來，勤於閱讀是沒有甚麼可怪的，怪就怪在他秦三楚慣于躺在床上閱讀，讀時的嘴巴就活似魚兒吸水那末唼呀唼的，也似叫人相信他是有意咬文嚼字，是苦讀的有力見證。更是習見的，他讀報時，總是專心致意把視力盯在雙手高舉的報紙上，有如人們仰面看天花板的神情。報紙里印的是大小不等的鉛字，倒懸在一定程度的時間里，反映在視線上，有時就模糊得似不知名的爬虫，有時又似天花板上積累的灰塵，老是密密麻麻的爬着，黏着，起初還算讀得順眼，慢慢的，變做微小黃絲蟻在眼簾蠕動，灰塵則飄進眼眶里，馬上似覺痧眼病的迎風而泌出澀澀的眼水……

『喂，老三，你躺着閱讀，是會患近視眼病，吃虧的。』

好些時，旁的同事看到他的閱讀方法不對勁，總免不了這樣的苦口婆心勸解一番，而他連眼尾也沒瞧一瞧，祇曉得鼓起一泡埋怨的氣，又順勢的把報紙蓋住臉孔作假睡去。

『你們……懂個屁，粗……粗人……一個，俗俗俗……人……一個，配得……上……教教教……教訓……我……麼。』

像這樣的回敬話咕嚕了一陣，就每每惹來了幾支似是識斯文重斯文的蒼蠅，在他的耳根周圍縈繞幾下，還擺個讚譽的樣子在搓搓腿呀爪甚麼的作敬禮，好像對待新進的知識份子非另有這手工夫不可。實質的呢，如不是着眼在他枕慣那幾本書上的油膩，哪怕是嗅到他那頭所謂不修邊幅的蓬鬆亂髮所發出的汗漬和頭臘味吧了。

呼——一陣掌風撥得頭髮更亂，蓋面的報紙也給撥落地上，蒼蠅却安全的飛遠了，遭殃的是床上那條坑里的木虱，七顛八倒的給擦死在血漬里。

『他媽的！』秦三楚生氣了，『你們……這些社會……寄生蟲，配……得上欺……負我小……觀我……我……麼？』

他罵的是擾人的蒼蠅和該死的木虱，他本想再罵個痛快，忍耐剛剛枕過的「成語精選」和「交際大全」，篇篇印的都是白紙黑字，翻到底也沒有可用的詞句，偶爾有些似可運用的字眼却又不大相識，偏偏翻爛了那本「學生字典」也找不到竅門。

真是——「世風日下」的連書本也似乎作弄他。

在一怒之下，他起身盤坐着。還有點澀的眼睛，兀的被暗淡的光綫所刺激，便似給針傷害過那末痛苦難耐。於是，他用手去搓雙眼，搓不着癢處，祇好提起胳膊利用汗衫

的短袖去揩抹，然後，才下床去找鏡子照照。

『呀！』驚奇的笑笑。兩句成語流露出來：『你呀——士……別……三日，刮

……刮……刮……目相看。』

他輕輕的把鏡子吻了一下，又對正鏡子笑笑，鏡中人就是新進知識份子樣的秦三楚麼，很像，很像……把拿鏡子的手放遠點去看鏡中人，彷彿霧里看花的依稀難辨，更像，更像……是秦三楚麼？眼下隱隱約約的秦三楚，眉心打了摺痕，雙眼絲起來似剛剛呷過酸醋的樣子……是秦三楚，新進知識份子的樣相，認真點，認真點，直至鏡子貼近鼻尖幾乎壓扁了也一樣像個新進知識份子的秦三楚，就算是燒成灰也會印出個新進知識份子型的。

『要不要……在上唇的人中……人中處留一撮……短髭……短髭……？』

把這問題去問問鏡中人，鏡中人的眼珠好似金魚的凸眼，但有點遲鈍呆板的直覺，一眼就叫人看得出是已經失去「目光銳利」的近視眼了。

『夠了……夠了，有了這……這雙近視眼……已經是……知識份子的……』

…定型了。』

在較後的日子裡，他秦三楚需要配戴眼鏡已是成問題的事實，祇是配哪一種眼鏡才夠儀表美，他確傷過一下腦筋。他絕不同意土頭土腦般的粗黑框樣子，也嫌充玳瑁的式樣有點俗相，毛邊的似乎不錯，但怕它易於破損，究不如採用真正似個知識份子型的金絲框襯金幼托的好。

『噲，斯文人！』

俗人畢竟是俗人，對戴起眼鏡似個知識份子型的，總是沒有足夠的字彙來稱呼，甚麼「斯文人」呀，在秦三楚的耳裡似乎不夠雅和達，但，自己枕慣的僅有的幾本書，好像「成語精選」和「交際大全」，甚至「學生字典」，私下左翻右查也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詞，也祇好當作順耳的聽聽了。

爲了改正一般俗人對他的另眼相看，從此，出門時，他腋下老是夾着一份報紙，也是像看過而沒摺完好似的。事實呢，如果叫他完整的讀一則普通的新聞，那他起碼要十次八次翻查那本「學生字典」，還不能保准的得到一知半解的程度，正如他襟頭那雙金亮的自來水筆，從注滿了墨水到最後一滴，非經過三百六十五天不爲功，而金亮的閃閃

光，則始終完好如新。

『斯文人嗎，是秦三楚！』

『秦三楚？是「通心草」當真！』

畢竟有些吃飽飯好管閒事的俗人，對他秦三楚的一舉一動有點看不順眼，便在人前背後誹議起來，更不敬的還把「秦三楚」的名字諧音調作「通心草」的去嘲笑嘲笑。他秦三楚自己呢，早就對人家解釋過「秦三楚」的含義，是七七抗日戰事時，爲着敵愾同仇而起的，包含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深意。這深意不見識於俗人也罷了，竟至可惡的竄改做「通心草」當作綽號叫起呢。

『你……你們……粗人……一個，俗……俗……俗人一份……子……

……子，你……你……你們……』

忍耐是有限度的，他要向嘲笑的人提抗議，也想極力爲自己辯護一番才稱快。可是，他秦三楚有一種非常痛心的內在缺憾：是患了後天的口吃病，平時跟人家講講閒話，已是呐呐的不能詳所欲言。這點，別說是辯甚麼也會輸給人，就算跟一般口才好的相比，也失了知識份子起碼的一個回合。但，這正可藏了他的才拙，他既然講話口吃，少講

幾句，別人家不會一下子便不把他當作知識份子看待的。祇是，要命的口吃，一開口便拖泥帶水的先給人竊笑了。這缺點委實要命，是充作知識份子的玷辱，難怪別人家小覷了他。

也許是「學生字典」多翻了幾次，他對竊笑的人會用「逞強」的手法還擊，中不中要害，是要聽下去才知道：

『你……你們……眼紅麼，這正是……我……我的……長……長處。』

原來，口吃的長處，似乎是指跟別人家對罵時，他可以拖長了要罵的字音，使得語氣加重，變成咒語般的活用，真的有知識的會避而不再說，沒知識的倒給嚇怕了。

『你……你們……你們……』

此外，他秦三楚另有一點長處，那是懂得自以爲是的所謂中國國粹的「歷數伸算法」，常常說是無愧於充當知識份子的：

『不……不是我誇口……口，像……我這……樣的年青人，不要說……懂得歷……歷數伸算法的，極少……極少，就是老……老一輩的……也……』

也憐憫懂懂，你……你……你試問問，乙巳年……屬……屬甚麼，很少人知道是……是蛇年，假如……再問……問尊庚……幾……何，如果答是……今年五……十歲，那是肖……肖……肖龍……」

這不過是習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十二生肖計算罷了。虧得他竟當作是科學家有了新發見似的，或是像大學生的專業論文考到博士學位那末榮幸，最夠表現他是個知識份子的了。

是的，偶爾談起他這手近乎所謂「學有專長」的長處，他高興，高興得有點飄飄然，口吃的程度也一下子有了可觀的改善，更會不時在一般沒有戴近視眼鏡的人面前，有意摘下所戴的眼鏡，好讓對方鑒別他那雙遲鈍和呆板而又直覺的近視眼，證明不會是冒牌充數的，必要時，更會抽出襟頭那支金壳自來水筆臨空指指畫畫，好像樂隊指揮打拍子的神情，叫人佩服他倒有一手工夫似的。

『這個斯文人秦三楚嗎？』

『唔，是「通心草」——』

『瞧吧，「通心草」戴起眼鏡還是「通心草」之流。』

一般人的看法，以為戴近視眼鏡的，不能一概算是知識份子，多少個目不識丁的是遺傳得來，或者是由於熱帶的陽光太強烈，平時又不曉得保護眼睛的……這些不幸的視覺缺憾者便被迫戴上近視眼鏡了。而秦三楚是例外的一種「自戕」手法，不足為訓的。需知道。知識份子究不是以一副眼鏡作判斷，而是需要有真才實學才稱得起的。至於他的所謂中國國粹的「歷數伸算法」，總該隨着封建餘孽到安老院養老的好，免得肖龍肖蛇的甚麼龍蛇混雜而至忘了為「人」的本性……

他秦三楚向誹議他的人回敬了：

『你們……都是粗……人……』忽的想起了警句：『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自己偏偏不……去照照鏡子，俗語說……得好，十個近視……九……九個……』

無可改變：他秦三楚自以為是十個近視有九個屬於知識份子的。這樣的自我陶醉，他索性戴起眼鏡像往常一樣的躺在床上閱讀，讀呀讀的，跟着日子的進展，近視深度加深了，深到摘下眼鏡便覺四週模糊起來，形成一個不折不扣的「近視佬」——是同事們給他新起的綽號。

到這地步，他秦三楚的心情反而豁達了。一句話是自己的知識份子樣相已定了型，旁的沒有知識的閒人，縱使多給他起幾個綽號，多說些閒話，也無法損害到他的外型。於是，他進一步學抽烟斗，出門時嘴角老是噴起烟濛濛，派頭着實夠了。

然而，在偶爾的一天，他秦三楚無意中在路旁的算命攤檔那兒，看到算命先生也數出鼠、牛、虎、兔……的十二生肖，對於天干地支也隨口溜出，簡直有意跟知識份子的秦三楚搗蛋。這些三教九流的算命先生也懂得「歷數伸算法」，那簡直有辱中國國粹，當時，他差些沒叫「馬打」藉口阻碍交通的罪名去加以干涉干涉。

這件事對他的精神打擊可不少，也便偷偷地流過幾滴傷感的眼淚。之後，躺在床上咬緊牙齦的翻了半天「成語精選」，才給他翻出「斯文掃地」四個字，夜里也念念不忘的發開口夢呢。

在臥室里馴帆布床的同事聽不懂他的夢話，却又偏偏給吵得不安睡，於是，有個喜歡搞惡作劇的，把他的近視眼鏡塗上紅墨水，然後輕輕的把他推醒了。

他醒了，照例隨手找眼鏡戴上了，祇覺得眼前一片紅澄澄，他便失聲的大叫，連口吃的毛病也矯正了：

『火燭呀，火燭呀！』

『何必大驚小怪呢』，搞惡作劇的同事說，『你是知識份子，知道是失火了，應該斯斯文文，有條有理，打個電話召救火車啦！我們粗人才會一開口就大叫特叫，火燭呀，火燭……看真點吧，這臥室里沒有火燭，也許是你心頭火盛，也許你在路上着了邪……』

『哦，』他秦三楚心里有數，『是算命先生的邪……』

畢竟這些話是不好意思說出口的，也不願以一個知識份子的身份跟同事們鬥嘴，祇可乖乖的睡覺去。

但是，這鬧劇串演過之後，他秦三楚索性留了短髭，不外是表示進一步「老成持重」的樣子。這也等於說是不再跟那些胡鬧的粗人搞關係，是保有知識份子崇高情操的一法。同時，他也認定不能關起門來自鳴清高，而應該到外邊多認識些可以交往的人，儘管是行幫社團和姓氏鄉會之類，多接觸……唔唔，知識份子樣的秦三楚才會給人賞識呢。

不錯，到外邊混了一陣，正應了「不打不相識」的俗語意味，而最初給人的印象是

「秦三楚」這個名字，稍有點舊學根柢的都懂得是取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深長意義。這麼着在偶然的集會上，有些人就把他的名字談論起來：

——閣下的名字，說是在七七抗日戰事時，爲表現敵愾同仇而起的，倒是激昂慷慨，振奮人心……

——祇是，如果你早幾年南來，而又碰到皇軍攻陷新嘉坡……怕你秦三楚的名字逃不掉「檢證」……

——對呀，即使你的名字逃過皇軍的「檢證」，而你是戴近視眼鏡的人，最終是逃不了被檢去的。

——唔唔，那時被檢去的，戴眼鏡的「近視佬」佔大多數，因爲皇軍認定戴近視眼鏡的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是「抗日」的中堅……

——唉唉，「近視佬」吃了這「莫須有」的虧，所以，那時候真正的知識份子也盡量避免戴近視眼鏡的了。

——其實，有些知識份子是投機的。請別誤會，我不是指你秦三楚說的。我指的是以前中國有個叫做蔣光×的作家，經不起風吹草動，竟把有色的「×」字改做……呃！

——不可否認：在風吹草動時，或是在大變革中，知識份子最容易招致不必要的煩惱，有如在煤油桶邊點火吸烟的會惹來意外的危險，每每是不自覺的。

——前人說得好，不，不，前人吟詩吟得好，好像是……但願兒輩愚且魯，無災無難……

——其實，做知識份子也好，做平常人也好，「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映，」這是包含做人哲理的俗語。

——「煩惱皆因強出頭。」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煩惱和招惹意外的危險，唔唔，唔唔，不做知識份子也罷，哈哈……

——請別誤會，我……不是指你……秦三楚……

『……別誤會……』他秦三楚抖了一肺子的氣。『我……做一個……平平……常……常……的人？做……知識……份……子？我……』

經過幾個晚上，他總是睡不着，雖沒有發開口夢，但，睡不到一陣間，總是起床翻一翻「成語精選」和「交際大全」，翻來翻去，翻不出可卜休咎的詞句，又翻翻那本「學生字典」，仍然翻不出吉兆的有利字眼，好幾次想去找找算命先生，但在三更半夜里，

……他眼睜睜見不到算命的攤檔，祇覺眼前一片紅澄澄，是火光，不，不，是煤油桶邊點火吸煙招來的意外，是……是……危險的，甚麼風吹草動，在大變革中……知識份子的危險……在風吹草動……

吹動的是他自己雙手高舉的報紙，有一段是熟知的，而一向鄙屑不讀的賣甚麼「近視好」靈藥的廣告，吹獻甚麼可治療近視不用戴眼鏡的字眼，竟像灰塵的吹入他的眼眶里，怪不舒服的澀刺刺……

第二天，他秦三楚除下眼鏡摸索到葯店買「近視好」靈藥去。

一九六七年，聖誕節假期，改舊作。

課外

騎樓下，近樓梯口的一角地方，有一堆像是曝曬了相當時日的牛屎，好些爆拆了裂罅的，則又像有蟲蛆蠕動的樣子。然，那堆作算是動物撒下的肥料，並非本質一成不變的，那是說，許多時在騎樓燈光的掩映下，可又有一股經過蒸發似的蒸氣升起，看去，極有可能變成火山的燄口，終有一天會滿地傾注溶岩……

蘇蝦仔遠遠的望過去，望到出神。漫不經意的掛在嘴角的一串口水，便漸漸的滑到手里那本算術簿上去，不偏不欹的落在一個「○」圈里，好似剛打破的鴨蛋，自然最先流瀉的是蛋白，如果不好好的看顧，不難一下子祇剩得一個空殼罷了。

『唔，毛得頭一定拿得三張好牌，他笑到見牙不見眼，那根剛吸了一半的好彩烟也丟了！』流口水的想。

從吃過中飯算起，毛得頭這傢伙就一直拿到八點九點的大牌。真好運氣。明天，休

息鐘響過後，一定要他請客才好。

『唉西，米綫請吃——端地先。』食指動，口水流得更多。

那傢伙一定掉頭不顧而去。咳，請吃兩角錢「米綫」也這樣孤寒，真不夠他少丟幾個烟頭，他的烟癮並不比成年人輕，抽的是上好的美國好彩牌呢。而蘇蝦仔自己承認手氣不好，今晚臨到要回家吃飯的一忽，手里僅剩的一角錢，也給他毛得頭的八點牌吃了。

『我丟——』

另一串剛滑出嘴角的口水，却很快的給他吸回去，這可給他意識到：吃「米綫」會有這麼爽快，倒是一下子就飽飽的，何必再央人請客。

他離開了水門汀欄杆，暫時跟對過去騎樓下的情景告別，獨自在公共走廊上漫步。因此，他想起毛得頭這傢伙倒有胆色：在不久之前，輸到身邊沒半占錢還欠了人家一把債時，就揚言跟着大條成和幾個三星仔去「撈世界」，居然走到遠遠有電梯組屋那邊去，便在電梯里「剝肥羊」，夜里呢，在暗暗的角落去發洋財……

這倒有幾成是事實的。好像上學期的假期里，毛得頭曾邀請蘇蝦仔去「酒吧」。一

來，蘇蝦仔不會飲酒，二來，回家太晚是不容許的，然由此可知毛得頭不會單單贏了錢，更可能跟那些三星仔入夥了。

『登乍，登乍拉斯——危險。』

蘇蝦仔不敢再想像下去。這當子，大目二峇剛走出電梯口，一見蘇蝦仔便指着對過去的騎樓下，有搭沒搭的說：

『噲，發財去！奴文尼（無錢）麼，你——』

對方沒答腔，祇把指頭擱在攏着的兩片嘴唇的中間，表示不應太聲張。大目二峇會意的靜止下來。唔唔，大目二峇也是玩三張牌的能手，但比較有義氣，許多時肯借錢給蘇蝦仔下注去翻本，都是說一句算一句的……

現在，大目二峇來蘇蝦仔的家，作例常的一起補習功課。

他倆一起進了屋里。

時間已七點多鐘了，補習先生還沒有來。蘇蝦仔得到媽咪的准許，扭開電視機來消磨時間。恰巧，毛得頭的媽咪也來了，眼看電視機開着，便大驚小怪的說：

『唉唷，讀書後生仔，讀書要緊，還要睇電視麼！』

『蘇蝦仔問准我嘅，因為補習先生未到。』

這解釋反而引得毛得頭的媽咪哈哈大笑。原來補習先生患了重傷風，今晚告假，特地託她來轉意，她也因此約定了大目二峇的媽咪來搓麻將，那是難得的消遣呀！

『我嘩，我搓麻將也要擇良時吉日，比如孩子晚上沒功課做，比如大日子……』

『對呀，蘇蝦仔睇電視必先要問准我，我話讀書要緊，讀完書才准睇，他就乖乖啦。』

『教仔就應該嚴……』毛得頭的媽咪補上一句。

大目二峇的媽咪就在這時刻趕到。

『你——嚴得過我麼，』她還沒脫下拖鞋便衝口而出，『大目二峇平時出街要有時有候，絕不得三群五隊，你睇——』

說的乘勢拉了兩個麻將「卡」到門外，順手指向對過的騎樓下去：

『你睇——年紀輕輕，一碰頭便食烟仔啦，賭錢啦，搞到天昏地黑。如果是大目二峇，我要吊起他打個半死……』

廳里的兩個傢伙：一個伸伸舌頭，一個吊吊眼皮。

『我對毛得頭就有收有放。比如應該做功課的時候，不能離開我身邊半步。比如今晚呢，管他出外走走也好。年青人讀死書也有好有壞。所以，假期啦，大日子啦，毛得頭就得到大赦，但絕不會行差踏錯，相當規規矩矩，比如，食烟仔又賭錢啦，如果毛得頭就在對過那堆人里，我要拉他出來當堂示衆，剝皮……』

蘇蝦仔差些沒站起來證明毛得頭去過「撈世界」，也混過「酒吧」的，不過，這些話說了出來，免不了引起對方的查根究底，終極都會對自己不利的。他便聳聳肩膀。這可給大目二峇看出有點異樣，可又不明底細，無從作甚麼表示，祇不願聽毛得頭媽咪說的話，因此，伸長腳去觸觸蘇蝦仔的腳，似是叫他不要聽這些鬼話……

『我個仔蘇蝦仔絕不會賭錢，所以，我放心。俗語說得好：好仔不用多叮囑，好鼓不用大力捶——一點不會錯。』

大目二峇替老友記蘇蝦仔裂開嘴笑。

這時候，三個媽咪便心安理得的退回廳堂里。

『再講啦，看電視也要有收有放，祇要不防碍做功課就准看看，否則休想有機會瞪半眼。不過，毛得頭實在聰明！他看過牛仔戲，就批評牛仔用的手槍，總是插在右手拿

槍的橫腰邊，這就極有可能給敵人從身後出其不意的奪去，究不如像這裏的「馬打」，那把槍佩在身前的左邊近小腹處，那就安全得多，使用也十分方便——這是他聰明過人的見解呀！」

說的邊說邊做着動作。

『是哪，不論電視也好，收音機也好，麗的呼聲也好，能夠善用，適應環境，都會有好處的，大目二峇的爸爸就說過這番話，也讚過孩子懂頭多種方言，甚至曉得使用。有一次，當大目二峇應付考試時，突然的吟起詩來：「唉，考試嫌日短，溫書怨夜長。」原來考一科，有一定的鐘點嚴限，夠鐘也不能繳卷就嫌日短啦，晚上溫書呢，讀幾句打幾次呵欠，口水鼻涕也直流，怎不怨長夜漫漫啦！他的爸爸問是從哪里學來的詩句，他說從電影故事的廣播聽來，原來是「風流嫌夜短，淒涼怨命長」，他的爸爸就讚他聰明過人呢。』

『我個蘇蝦仔亦唔算蠢，講起佢個老豆係走埠，在家少，出外多。有一次問起蘇蝦仔讀第幾班，蘇蝦仔答話讀「英國歷代地圖」。佢個老豆以為問非所答，牛頭不對馬嘴，便打佢一巴掌，但就話老豆知識不多，還要動不動打人，須知道讀「英國歷代地圖」

就係讀六科：英文、國文、歷史、代數、地理、圖畫。是幾年前聽人家播講古仔學來的，講得頭頭是道，佢個老豆反話蘇蝦仔亦唔算蠢！」

麻將「卡」在三缺一的真空時間里，三個媽咪愈說愈起勁，好像記不起哪個大姑媽說過：「兒女自己好，衣服別人覩」，雖不能盡算是天下慈母心的疼愛示範，但就目前來說，假定毛得頭的媽咪說大目二咁怎樣的壞，對方當然不服氣，小則反唇相稽，大則反臉扭打，也不外爲兒女辯護，再說吧，也假定蘇蝦仔的媽咪親眼看到毛得頭聚衆賭錢，她當然裝作沒看見過的走開，更不會對毛得頭的媽咪告密的。這不外人人有「兒女自己好」的念頭作怪，何況，自己手上也正在撫養一班兒女，哪里會有「有家雞不管管兀鷹」之理。

停一會，香噴噴的咖啡烏泡好了。主人好客情，一面喝，一面繼續講她的學來的有點書卷氣味的話：

『本來嗎，年少無醜婦，正如後生仔年紀輕輕，當然個個精靈，不會醜，不會蠢，所謂人之初，性本善……』

聽着，正在聚精會神看電視那兩個傢伙：一個裝笑臉，一個裝鬼臉。

也停了一會。大目二峇的媽咪把話題拉到別一方面去：

『不過，孩子太善也會被人欺，就說大目二峇啦，每月總會有一次半次，不是被人搶去墨水筆，就是被剝去了手錶，或者被劫去買書錢，甚至一扣幾角零食錢……』

『唉唷，毛得頭也有這種遭遇，但過不了幾天，他又會有一個更好的錶，又有一支更好的筆，說是跟同學借。借借借，到頭來又要買新的啫。』

『我蘇蝦仔也有過一次半次，損失不多，我就有叫佢去報「馬打」……你呢——』

『報鬼報馬咩，』大目二峇的媽咪說得冒火了，拉着旁的兩個媽咪出門外，狠狠的指着對過的騎樓下。

『你睇——都是這一班年紀輕輕的傢伙，食烟仔啦，賭錢啦，賭輸就去打家劫舍，攔路截搶……真是無所不爲……』

『唉，食爺飯，着媽衣……所謂人之初，性本善……有好人唔做，做賭鬼，三星仔，自作孽，該打！』

『這班後生仔，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如果有手槍就十足一個亡命之徒——牛仔啦

！』

最後是毛得頭的媽咪說得最逼真：咬牙切齒，頻頻舉腳頓地。

恰好這當兒電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宣告節目中斷。看得挺夠癮那兩個傢伙，便不約而同的搭了一根指頭到捲舌邊，一下子發出尖銳的哨子聲，正像他們日常呼應的同樣有力。

三個媽咪都嚇了一跳。

也恰恰好，等待多時的三缺一的麻將「卡」大姑奶出現在公共走廊里，當然，跟着屋里的揚聲要開檯了。電視節目也沒修理好，便順勢的關了。

更恰恰好在這當口，那兩個傢伙都恰恰各自得到媽咪的給予五角零用錢，聲明是明天上課用的，勸着千萬不要馬上花去，那兩個傢伙都一口答應，還挺有意思的笑了笑，才提起手來告別：

『拜拜，媽咪。』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

詩意的人

在最近的日子里，學校里籌備慶祝十三周年紀念盛會，使到甚麼勞什子的事兒也叫皮校長忙得要命的，最忙得啼笑皆非的，要算是編撰那本體面的紀念冊子了。

皮校長就常常忙到很晚才回家。

『嗨。』

這是皮校長習慣的進門時的報到聲氣，也盡可能放慢了半步腳，就像個甚麼大思想家搞不通問題時的隨手抓著頭皮，跟着，要寬領帶也寬衣的樣子——是想急於坐着歇歇的。

到了抖第二口大氣的一刹那，差不多都會給屏息伺候的校長太太聽清楚的，即使那當兒正在廚下燒飯，也會像着了叫人鈴似的，忙的吩咐大女兒做事：

『衛民，爸爸回來了，你應該弄好沖涼的水……』

一忽，可又忙的叫孩子衛國也做事：

『倒杯白開水給爸爸飲——醒醒神啦！衛國，聽到麼？』

如果在平日，皮校長就這樣的快快沖了涼吃飯；飯後，重讀早上在床上讀未完的當天報紙，一半兒也爲了帶便對兒女們講解一點「新聞常識」，自然，側重於「教育」大事的，較後一些時，也教兒女們一些唐宋名家的詩章。然而，這幾天來回來得更晚，屋里已打暗影，一家三口子正在吃飯，習見地，瞧上那烏陰陰的一角，似有着幾頭餓虎攏着飯桌的。

『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悲夫！』

像這樣的感慨一扯起，皮校長可又馬上矯正自己的觀點：婦人孺子是不能事事苛責的，不過，兒女們是新一代，是必須誘導他們走正路的，使將來能夠成了棟樑大器，那就不負嚴父的教育苦心，也不負他倆的名字「爲國爲民」的意義寄託了。

皮校長正確地想到這點真理，兀的朝着飯桌點點頭，却不料惹得衛國快的放下筷子捏去了拖着飯粒的鼻涕，失驚地口吃說：

『爸爸，有……孔夫子……找……你……』

『噫！』做姊姊的插嘴，『胡說八道，人家叫爸爸做孔夫子……唔唔，對的，對的，做……叫做孔夫子的文章，文章！』

『你也胡……』太太也囉囉聲含着半口飯止住女兒，『人家叫衛國的爸做孔夫子誕的詩！』

臨末的「詩」字給校長太太的鄉下土音說成個「屎」樣的難聽，使得已經坐着搔腳趾的皮校長，忽的掀掀屁股像花旗椅有臭蟲釘着那麼突兀，而這個因為勞什子事忙的沖暈了頭腦，老半天似乎沒聽上她母子倆說的甚麼，一下子可聽到這個「詩」意也是一「屎」味，夠使神經纖維綳得像個焦桐甚麼的琴，是擲地有詩韻逸響的。

於是，他停止了搔腳趾而挺挺腰，問：

『誰來過呀！』

校長太太隨聲縐起眉心——仍然說不出那來客究竟貴姓名。

『呀，我識我識，』一聽這疊句就知道衛民逞聰明：『是上個月爸爸做生日，做生日那個贈你一首賀壽詩的伯伯。』

『哦，李吟長。』

是的，李吟長在上個月確贈過一首賀壽詩的。照理，有甚麼大日子需要「吟詩誌盛」的話，皮校長必定是自創一格的把這大日子的名字嵌在每行詩的頭頂，就呈獻給吟長、吟兄、吟弟……之類「吟朋和友」，讓唱和的唱和，步原韻的步原韻，那是怪熱鬧有趣的一回事。

那一趟，皮校長做五十大壽，李吟長却破例的「先下手為強」的放好了題目，也仿「皮校長體」的硬把「皮校長五十大榮壽」八個字嵌在每行的頭頂，成了一首七律。

皮校長是極端不滿於李吟長這麼的「喧賓奪主」的作風，也竊竊私議李吟長的運典、論體、稱家的詩才，碰到了皮校長的「詩格」，就露出「江郎才盡」的靦腆，即是暴露了未到家的手法——步得原韻時，却又未必顧得為首的一個字的安排着落，這就成了俗語說的「顧得頭暈腳抽筋」的了。

『自創一種詩格是不容易的呀，蠢才！』

像這樣的話，皮校長就差些沒朝着李吟長臭罵過洩洩氣。還好，大家都是才子加詩人，可忍則忍，隨後，才給皮校長把這首賀壽詩的第一句，當衆帶着類似推敲的說法挑剔着：

『咳，「皮老詩才勝坡老」，這七個字的含意，好是好的，可惜第六個字——蘇東坡的「坡」字呀撞了聲，哼，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哈哈，李吟長，你——』

畢竟李吟長那傢伙還有點「怪」才的，馬上說：

『不錯，坡字是平聲的，但在皮校長的盛鄉口音里是讀作「報」字音，仄聲的。』這樣，皮校長終於驚服了，在衆人皆說好詩的稱讚聲里，皮校長也就不甘示弱的「敬步原韻」而且是「口占」的，即席成了抱負不凡的第一句，至今還掛在皮校長口齒的：

『皮老依然心不老。』

可是，經過這一趟爲了「喧奪」的小小裂縫，到如今，皮校長的腦里祇消一想到李吟長這傢伙就有點頭痛的，何況，偏偏在這刻的百忙中，又來叫他吟詩？寫文章？

『哦，到現在你還會記起睥睨南洋詩壇的詩人皮校長麼？哈哈，孔子，時之聖者也，我皮校長是詩之聖者，李吟長算甚麼？終又要來找我了……』

滿意的意味到這里，皮校長的神志已清醒過半——兜了一個圈子，倒又想到編撰學校里那本體面的紀念冊子那回事。而腳趾罅愈覺痕癢了，非猛搔不可，搔呀搔的，却給

他搔起了一樁往事。是的，早在有意搞出紀念冊子初時，一些有詩才和詩興的「吟朋和友」，就示意支持這冊子里闢一詩壇。這，皮校長當然可以滿口應允下來。他是校長，當然是這冊子的主編者，主編者有一切「編」的權力，在權力高於一切的條件下，董事們是干涉不得的，況且，吟詩又是一件騷人墨客的韻事，而一本冊子沒有「雜俎欄」，沒有「詩壇」，那就太貧乏了，真的表現了南洋估俚埠沒有文化的氣息了。

但是，無論如何，這冊子是要印成的。皮校長除了「編」，除了寫「卷首語」，除了「校史紀略」……的重要文章是自己執筆以外，「詩壇」也必須主持。本來，皮校長是滿腹經綸的，吟詩是有七步奇才的，可惜，這趟的詩，單單嵌字在句首的老法子就至今搞不清：「××學校十三週年紀念」是十個字，不管「七律」「七絕」也是無法容納的。省它兩個嗎？變了「××學校十三紀念」或「××學校十三週年」，那麼，嵌是夠的，但不能發揮這盛典意義，而最傷腦筋的，是一位董事硬要把這冊子拿到自己的印務館去印，偏偏這小型印務館，僅有老仿宋和五號楷書的鉛字。皮校長早就把腹稿去測驗：連疊宮的「疊」字，庠序的「庠」字，甚至莘莘學子的「莘」字……都是缺少的，倘使硬要手民把鉛字「破邊」，「截極」，砌成了也使好詩失色。好詩總少不了古雅，古

雅的詩用字較僻，僻字多了，這冊子可印得成？像樣？

『嗨，真是——啼笑皆非。』

事實上，他可以施行校長加主編的非常權力，拿這冊子到別處印得完美點的，但，爲了董事的面子，也爲了自己的文化人加教育家的面子，實不應提出甚麼異議的，自己又是上了年紀的人，幹着這樣的小學校長，有時，遇事不能不忍讓三分，爲了文化，也爲了教育下一代。

『嗨！』

皮校長重甸甸地又抖了一口大氣，雙手一張像表示「做人不過如此而已」的神態。却不經意的給他的右手掃去了放在花旗椅上的一杯白開水，砰的一聲，可把他的神志完全驚醒過來，像隔了幾年的事是在這刻發生的，便急急的問：

『哦，哦，衛民的媽，李吟長遠來，還有說甚麼？』

『你先吃飯吧，我才跟你說。』

『吃飯？時時有得吃！可是，做事比吃飯要緊，特別做些對文化、教育、社會的事，對麼？』

『唔唔，那個再沒說甚麼，祇叮囑叫你至緊早點交稿，日子近啦，孔夫子誕呀甚麼教節！』

校長太太一頓，大女兒衛民又逞聰明了：

『教師節，教師節，唔唔，爸爸說，自己節。』

『哦，原來如此！』皮校長猛搔一下腳趾罅，停止了。

原來，皮校長在早些日子裡說過，今年到了「自己節」，他不再單單吟詩，而要做大文章了。今天，李吟長來訪，畢竟是爲了這件事來拉稿出特刊的。不錯，想起來，皮校長確有寫文章的志趣，甚至連「當前教育的重要性」的題目也有了，而大綱也打過腹稿：起先是痛貶一般儒教的弊陋，承引出一筆是怎樣改善董教之間的距離，轉接下來當是側重了說文化教育的神聖，收筆可抓住尊師重道與新生活之間的鏗而不捨的……

『潑出去的水，射出的箭。』皮校長對於寫大文章的許願，是有着這樣的心情求其兌現的。

不過，在這事的不先不後，恰巧碰到爲了籌劃慶祝校慶盛會，尤其是編著那啼笑皆非的紀念冊子，實在是忙得不可開交。忙，簡直像盞亮忒忒的油燈，要是再撥上去，不

難會搞到「油盡燈枯」的。

『嗨，吃飯，吃飯，我那份碗筷呢，衛民的媽？』

決然的，皮校長丟開這樁心事要吃飯了。真的一心一意的扒着，而不曉得怎的，這些暹米特別多拌上砂、稗、穀之類東西，使得他不耐煩的一扒一撥剔揀着，就想起了甚麼治家格言的「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都是與文化和教育有關的。好容易又給他扒撥開了那條思路——

『當前教育的重要性』，嗨，『倒應該抽空寫成它。』

是的，一來大綱已擬好，祇消下筆便成文，二來，在這大日子里，不應該連一點表示也沒有，爲了文化，爲了教育……往下去，皮校長可斟酌頭一條小標題，是「緒論」？是「楔子」？是「序言」？是「引言」？怎樣才可以「取巧」點使得今晚寫成了，了却忙里偷閒的一樁事！

陡的，他像買馬票對中了號碼那末歡喜得跳起來，那是因爲「取巧」的想頭而數到「當前教育的重要性」是恰夠八個字嵌一首詩，詩可以「代序」呢！

跟着，皮校長食不順咽，烟士披里純像痰湧的從喉頭滾起，得了破題的一句：

——「當」今問題已施行。

糟的打了一個飯咽，思路又中斷了。飽食終日畢竟是不會有多大作爲的，皮校長便爽然的丟下筷子，忙的跑到書桌前坐下，扭亮了電燈執起筆。

——「當」今問題已施行

——「前」……

一想到「前」字時，又不大順手了，於是，皮校長預先想到這篇大文章發表的地方：比如送去那家報館當「專論」發表，可拿千字五元以上的稿酌，所不爭氣的是那些稿酌常是半年內也沒有着落的，倒不如爽脆的給了李吟長他們編的特刊去，同樣沒稿費可會發表在一家以上的報館呢！

「唔，寫吧，寫好了「代序」詩才打算。」

這光景，要是在往晚，兒女們定是站在背後看爸爸讀和寫的，詎知，今晚她姊弟倆却雙雙的倚在抹過的飯桌邊交頭接耳，這叫皮校長側頭瞧上時，心里怪不高興，幾乎要破口罵一頓的，但也蘊藏在心頭的瞧了過去：

『你們是中學生了，不應像小孩子的再事嬉戲疏懶呀！』

一會兒。

窗外忽的打着陣雨聲，是貿易風季節近了，夜雨是難免常有的，而最精心的是滴答雨聲，加上兒女們的疏懶使他放心不下，實難於集中精神下筆吟哦的呀！

姊弟倆竟爭嚷開去。

『不通，我說，我說，不通！』

『不通？』

『唔，問問爸爸，問問爸……』

『哼，不通？人家說，有其父必有其子。爸爸是南洋的詩聖……不通？問就問囉。』
由交頭接耳到正面的爭辯，皮校長再也忍不住的躡腳跑近去，却給他探首瞧到飯桌上放着一首五絕詩：——

——「三」山五嶽

——「民」不聊生

——「主」……

——「……」

『噫，你們——』皮校長給氣得面青面白，不由分說的像老鷹攫小雞似的，把那首詩抓碎了。

『可對麼？不通。』做姊姊的幸災樂禍地說，『爸爸要撕掉了，還用問！』

衛國向姊姊投了一個飲恨的眼色，尾隨着爸爸跑近了書桌，爸爸却又忙的緊握着筆在寫：——

——「當」今問題已施行

第二行給衛國瞧上一個「前」字，爸爸的筆下却是裹足不「前」。

父子倆各有各的心事，呆着，聽着更急的雨聲。做爸爸的觸景傷情似的記起一句詩，吟沈地哼着：

『嗨，真箇是——「急雨打窗心共碎」啦！哎哎。』皮校長心里又想：『寫成了「代序」詩，必要教訓她姊弟倆：思想不正。』

衛國倒聽上了爸爸哼的一句，以爲又是教習唐宋甚麼家的詩了，便邀寵地也持聽明的說：

『爸爸，你哼的一句詩，可是那個吟過「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陸

放翁作的好詩麼？
做爸爸的沒答腔。怕光似的遮掩着昏沈沈的睡眼。



十九四八年除夕稿

跋

這集子命名爲「前車」是脫胎自「車禍」那篇習作，而也是跟其他的幾篇發表在幾年前出版的同仁雜誌里的。

當那份同仁雜誌創刊時，本地有家小報發的新聞稿，把「于沫我」的名字改爲「于沫你」，這倒給我一個靈感，便寫了一篇叫「你我之間」的雜文。大意是說，在慣以勢利眼看人的社會里，你已是個有錢、有勢、有地位的人，我不會隨污逐流的對你捧捧拍拍，你會責罵我爲不識時務；或者是你想去靠鑽營撈點名譽地位，我不同意你這行品，你會笑我是個傻瓜……這本是老生常談的閒話，却不料正搔着那小報的一個副刊老編的癢處，恰好同仁雜誌的主腦者有薰蕕的投分，便故意壓下我那篇雜文，還在那老編的面前獻媚，暗中把我扼殺，以遂其「你我之間」的爲名爲利私慾。當時我是發覺不到的，到了那同仁雜誌第四期，我那篇「笑市吟」誤植到離了譜，雖說是手

民拼版之錯，但主腦者不僅不承認付印前的疏忽，反而不肯在下期刊出更正文字，我便跟他力爭，才在「不快」的氣氛下得到在第五期的更正，也就是那份同仁雜誌最後的一期，而我這個出錢、出力、寫稿、拉廣告、做校對、跑發行而又是「編委」的傻瓜，竟在一次所謂「文化狀態」的訪談中，主腦者對我一口抹殺，提也不提。

把以上的事實作個對證，證明「或人」爲了「你我之間」的名利私慾，對之稍爲大意不察，或者在人事上對他「天真」一點，誤以爲「或人」是正人君子，便不難入其彀做了墊腳石的。

現在，我體會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教訓，特意把「車禍」一篇改做「前車」作爲集子的命名，是引以爲「前車可鑒」的自勉，也願與有心人共勉！因爲，直至目前爲止，这里的文藝界有的所謂「溫情」的情，實質是比蛇蝎還毒，還狠，也正是戰後當地文藝界少有的成功的拿手本事。

「前車可鑒」——這句話是隨時隨地用得着，何況，「人」爲的「世」途，往往是險巖比坦蕩的居多。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壬子、元旦）寫於綠廬·新嘉坡·

綴 語（補白）

緊跟着右五篇習作而加編入「課外」一篇，也應該有幾句話交代的。原來「課外」這篇東西，就是最初應上述那家小報的一個副刊老編拉去湊「開鑼」的熱鬧，時維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的事。翌年二月間，同仁雜誌面世，那副刊老編的癢處既給我搔個正着，於是，祇此一篇「課外」，就成爲如今不會輕易忘却的紀念品：在老編的眼下是一塊不易雕琢的墊腳石，在「或人」的心里是碍手碍脚的絆腳石。

爲了不會輕易忘却的紀念，我以爲「前車」可與「課外」作讀物一例看。而殿後一篇「詩意的人」的人，則是過去時代的老古董，把它編出來湊湊篇章，總比湮沒無聞的子。





st

作者造像



TY作



本書作者已出：
線
索
流
種
會
末
穀
雅

將出版：
喜
事

定價星幣
一元二角